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

第十一回 高奇關王廟賣拳 銅頭太歲會天賊

詞曰：一番疏雨過窗前，暑氣蕭然，涼氣森然。長吟罷樹鳴蟬，一盛山泉，一縷爐煙。平生心性耐清緣，不嫌時名，不被狂顛。衣衫草葛布為巾，身自清清，心自清清。

話說高公子辭別岳母，欲要動身。太太叫聲：「且慢，我有話說。」遂忙取出小姐的玉龍金釧與公子，高奇接來，套在手中，一陣傷心，兩眼落淚。太太說：「你妻子定不肯失節與惡人，能得與你相會一面，以了夫妻之情。」高奇就此告辭起身。太太見公子一心要去報仇，不能阻擋，只得讓他前去。公子換了服色，背了包裹，別了岳母，轉身邁步，出了莊門魏家樓，來至河邊，僱了船隻。不一刻到了溧水碼頭，公子棄舟登岸，買了條火把，上街找尋下處。來至戚三房下處，公子就在店內洗洗手臉，用了晚飯，一夜無詞。次日天明，公子起身，穿了衣服，淨面漱口，用過早膳，鎖了房門，照會開店照應房門。邁步出了店門，不知路徑，信步而行。要趕熱鬧之處，天色才大早，並不見一人。只見遠遠來了一個人，身背一擔稻草，後面跟了兩擔。此人是溧水鄉間一個壞鬼，叫做雙古牛。其人力大無窮，奸盜邪淫無所不至，生得惡眉凹眼，一嘴短鬚鬚。公子上前說聲：「借問聲，此地那裡有熱鬧之處，望乞指示。」雙古牛見公子年輕，且又生得眉清目秀，滿臉陪笑，叫聲：「兄弟，你在此等我一等，到堂子內把擔稻草送與他，與你到城裡關帝廟看戲，回來到杏花樓吃酒飯，晚間同你洗個澡，回家與你同睡。」公子一聽，心頭火起，大喝一聲：「呸！囚攏的，你把爺當著甚人！」用二指將他肩頭一點，說「去吧」，雙古牛哎呀一聲，跌將過去，爬不起來。公子舉拳要打，還虧後面兩個人再三勸住，公子才放手。說：「既是二位說情，便宜他了。倒要請教二位，那裡熱鬧？」二人說城裡關帝廟是第一熱鬧處，高爺聽罷，進城去了。雙古牛為人不好，天遣高爺指傷了肩膀，不能挑柴，半邊身子都麻了。回家足足醫治了半個多月才好。

閒話少敘，再言高公子進城關帝廟，來至關帝廟，進了山門，四下一望，居中站了，說道：「諸位，有事辦事，無事看我打拳。我乃外路之人，不過缺少盤費，諸位幫襯幫襯。」不一刻功夫，廟門口來了一班刮棍，見是個少年人，都上來看看。一時上了三四十人。公子見人多了，就使了幾路拳，人人喝采。公子稱強，又將衣服一撒，從懷裡取出一對流星錘，提在手中叫聲：「諸位，我這流星非比尋常下等，能出千軍萬馬的重圍。」只見萬道霞光，真真有趣。此時有百十多人，擁擠不開。正玩著高興，只見傍耳門一開，走出一位老者，來至高爺面前，說：「你這少年人，你吃飯作惡，生活得不耐煩了？你初到溧水，也不知此處風俗。我們這裡住了一位經略馮大人世弟李大老爺，有口示在外，無論行拳走教，都要到李府掛號拿手本請大老爺的安，然後方能在外賣拳。你爺可曾掛過號呢？」公子說：「我是皇上百姓，不是李雷黎民。別人怕他，我不怕他。偏在此玩耍。」湯七說：「這個人不識好歹，恐其大老爺知道不便。」說著出了廟門，趕至李府，把手一拱：「請爺們與我稟知張三太爺，說我湯七要見，有要緊話說。」有爺們回了張三，張三吩咐著他進來。不一刻湯七進內見了張三太爺，請過安，遂將少年人賣拳，勸他掛號不依，反說大言，特來送信。此人武藝頗佳，倒要防備防備。

張三一聽，細辨子豈將起來，大叫一聲：「這少年人不知大老爺厲害，擅敢大膽行拳，不來掛號！來人，快把東樓教習頭孫建安傳來。」有人去不多時，孫建安到來，叫聲：「三太爺呼喚，那方使用？」張三叫聲：「孫胖子，今有關帝廟來了一個少年人賣拳，不來掛號。你與我扯他來掛號，我使饒他狗命。」孫爺答應一聲，帶了個雄兒出了大門，直奔關帝廟而來。早有人看見，說是「爺，你闖出禍來了！李大老爺差了七目孫孫建安來，快從後門溜掉了吧。」公子叫聲：「諸位不必驚慌，有我在此不妨。怕他怎的！」說著說著，只見眾人分開一條路，讓孫建安進來，問道：「玩流星的在哪裡？」公子迎來說：「你是誰，問俺怎的？」孫建安帶笑道：「朋友，快快隨我見張三太爺，磕幾個頭兒，你命可活，還有多少好處。」高公子一聽大怒，說：「大膽狗頭，一派胡言！你訪訪爺是誰。」孫建安道：「你不過是個賣拳的，擅敢開口傷人？把你推到大老爺府上，推下火車！」說罷將手一起，照公子打來。公子用手一托，托住下巴殼子，拎起腿來，說聲「去吧」，將他一攢，攢上了屋。眾人喝采。孫建安在屋上，連屁都跌出來了，哼聲不止，又不能起身縱跳。虧有雄兒拿了梯子，將他扶了下來，一路哼聲不絕，攙進李府。見了張三。張三見了，不由大怒，叫孫建安：「跟我進去見大老爺定奪！」言罷，張三氣衝衝一直進內，見了李雷，把上向事說了一遍。李雷聞聽大怒，抬頭看見孫建安猶如落湯雞一般，回頭叫聲：「張老三呀！快叫他出去吧。」張三帶孫建安去了。叫聲：「老邵呀！這還了得？這個少年人不尊我大老爺口示，又把我教習頭打傷，與我想個主見，降服他以消我心頭之恨。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，如今再差西樓教習朝天吼萬千前去，將他扯來。」李雷吩咐快傳朝天吼，不一刻萬千來到書房，見了李雷，叫聲大老爺。李雷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萬千答應，帶了小伙子，出了府門，直奔關帝廟來。

且說那些閒人看見萬千出來，飛報進關帝廟來，對公子說道：「賣拳的，不好了！如今大老爺又叫西樓教習朝天吼萬千來會你了。」少刻萬千來到，說：「誰是賣拳的？」公子回言道：「爺爺便是，你敢會我麼？」萬千聞言大怒，說：「你這少年好不曉事！有多大膽子擅自傷人？方才我們伙伴誤遭你手，今爺來還不小心相求，帶你去大老爺跟前請個罪？還要口出大言，看你有多大本領！」言罷一拳打來。高公子把身子一側，萬千一拳打空，轉身欲抓公子肚帶。不意公子那時快，就將身子一側，在他背後脊心一掌，說「去吧」，萬千身子未轉轉得過來，被一掌打在後心，哎喲一聲，一個面磕地，跌有三丈多遠，口眼鼻子碰平，磕破頭跌破，哼聲不絕，爬不起來。眾人喝采，說「朝天吼如今打了個扒地狗」，早有小伙子央人取了板門，把萬千抬回。且說眾入叫聲：「少年人，你快快走吧！遲了有性命之憂。」高爺叫聲：「諸位不必擔驚。李家這幾個毛頭教習，何足為懼？」眾人見他不信，只得由他。

且說李雷正與邵青閒談，只見萬千爬進書房。李雷一見，說：「哎喲！你去吧。」回頭叫聲：「老邵呀！我家教習被他打得龜走鱉爬，真真正在是不得了。你代我想個主見降服他。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府中，現放著一個遮天映日的英雄，何不請他前去？手到擒來。」李雷便問是誰，邵青道：「大老爺，此人就是鐵頭太歲衝爺，可算個英雄。」李雷大喜，說：「我倒忘記了衝哥。來人，快到東書院把衝爺請來。」是，下邊答應一聲去了。不一刻冲天賊來到南書房，見了李雷說：「恩爹呼喚孩兒，有何差遣？」李雷叫聲：「衝哥坐下。」便將關帝廟前來了個少年人，不來掛號，反打傷了孫建安萬千，細說了一遍。「如今請你會他。」衝爺一聽，說：「恩爹，此人必定是銅頭太歲高奇。恩爹呀！如今前去會他，未知勝負。若是高奇，孩兒就死在他手裡，亦甘心瞑目。那時望恩爹與我報仇雪恨。」李雷說：「衝爺說那裡話來？願你馬到成功，旗開得勝！」吩咐擺酒飯，用飽了去。一齊用過酒飯，邵青說：「大老爺，何不我們前去看看？」李雷說：「好。」吩咐備牲口，又傳四樓教習。李雷邵青冲天賊一齊出了府門，上了牲口，眾教習家人們跟隨在後。轉彎抹角，早到了關帝廟前。邵青找了一個店面，叫李雷站上櫃檯觀看。

且說冲天賊來到了廟門，下了牲口。見那些閒人也無其數，擁擠不開，衝爺大叫一聲，腿一起，從人頭上縱將過去。眾人喊道：「我們是些肉頭，怎麼做起肉扶手來了？」衝爺進了圈子，將高爺一望，把手一拱，說聲：「朋友請了。」公子說：「誰與你舉手！」衝爺見罵，心中大怒，說：「好大膽的狗頭，敢傷爺爺，卻不敢上去。」高爺見他不來，將手垂下。衝爺一見，搶步上前，朝高爺腰內一披。高爺用手劈開，衝爺使了個滾箭手，高爺讓過，還了個產馬勢。兩下交手，打幾個架勢，打得冲天賊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。衝爺腿一起，高爺朝前一蹲，步子踢空。忙上前又是一腿，認定高爺腰內踢來。被高爺斬下，用腳一挑，挑得二丈高，跌將下來。衝爺跌得骨軟筋酥。二人舉手又打，衝爺使個鷄子翻身打來，高爺格開，還了個餓鷹吞食，將冲天爺打出圈外。衝爺猛低頭看，一面大磨子埋在地下，腳踢起雙手一舉，照高奇面門打來。高奇不慌不忙，把頭朝上一迎。只聽得咯又一聲，把磨子迸成八塊半。李雷站在上面，不覺失色道：「哎呀！老邵呀！我的肉都麻了！」

且說衝爺見打不傷，又奔上去，被高爺認定谷門，一腳踢去，跌倒時對照壁牆上一頭撞去，只聽嘩嘩唧唧一聲響亮，衝倒了半

邊照壁。衝爺忙爬起，走上前問道：「你莫非是南京來的銅頭太歲高奇高公子麼？」道：「然也，你莫非是鐵頭太歲沖天賊麼？」衝爺說：「在下便是。」二人通名道姓，各人罷手。衝爺走到李雷面前，說：「恭喜恩爹，南京英雄到了，他就是銅頭太歲高公子。」李雷聞聽，吩咐「請」，衝爺又來到高爺面前，叫聲：「高公子，你今到此何干？」高爺信口隨道：「來此訪個朋友的。」衝爺道：「高公子，大老爺請公子相見。」高爺心中暗想：何不將計就計，進他的龜牢？得便刺殺惡人，或是等候三哥之信。想罷開言說：「李大老爺現在何處？」說：「現在外面。」二人一同見了李雷，離了關帝廟，進了府中，從新見禮。當晚擺酒，與公子接風。自此高公子住在李府，在東書房安歇。按下不言。

如今講到四蝙蝠權崑崙，奉了楊三爺的七封書信，在路行程，飲餐渴飲。那日到了山東堂邑縣寨子前來，進了山腳，有嘍兵攔路。權爺說是下書的，「下書人是何處來的？」權爺道：「我乃烏山楊三爺莊上來下書的。」嘍兵說：「爺少待。」急忙報知二位大王。大王聞報，忙下山相迎，說：「權壯士，久仰大名。今日相逢，實為萬幸也。」權爺說：「久慕寨主威名，今日特拜尊顏，真天遣相逢也。」攜手相攜進了寨中。重新見禮，禮畢坐下獻茶，茶罷，權爺將書子取出，二位大王拆開觀看，大吃一驚。書中盡說李雷惡處，二位大王恨聲不止。叫聲：「權爺先自請回，致意二哥，我這裡打探明白，那時將寨子內之兵趕至漂水，殺他雞犬不留。此時未及動身。」吩咐擺酒，登時酒肴齊全。權爺入坐飲了一餐酒飯。權爺告辭，動身離了堂邑縣，一路上受了些風寒，住在旅店個月有餘。盤費用盡，只得將衣囊當典，漸漸病痊。此時秋盡冬初，陣陣北風透面。權爺病後身軀瘦怯，兩手抱肩，一直挨過淮安，趕到江口碼頭，隨著河邊進了城，來到五柳街上，問了人，來到周府門首。

只見一座大門樓，上前叩門，道：「裡面有人麼？」家人見他身上襤褸，說道：「你找誰？」權爺說：「你家周爺在家麼？」家人說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回說是下書的，家人說：「我家爺不在家，在曬金台請客飲酒。你到那裡去見我家爺吧。」權爺聽罷，轉身趕奔金山，上了山頂，有幾個家人在那裡坐著，早已看見。走過來一聲大喝，說：「呔！好大膽的花子！爺在金山請客，你鬧到上邊來要吃，還沒有吃完？」權爺也不等他說完，手一起一個嘴巴，把這位爺們門牙打落了兩個，痛得滿地是血，雙手掩嘴，忍著痛到了上邊，哭聲說道：「爺，才來一個花子，實在凶狠。他要上來，是我攔他，他不容小的說，一掌把小的門牙打掉了幾個。要爺做主...」周爺一聽，叫聲：「二位王兄，我周甸真真請客不恭，在此飲酒，就有大膽花子就鬧到此處來了，這還了得！」說罷起身下來，只見個花子站在下邊，人品不俗。周爺走到面前，喝一聲：「大膽沒王法的窮花子！擅自大膽打我家人，你這個該死的狗頭，活得不耐煩！」罵著，氣衝衝將權爺一把頭髮揪住，朝起一舉，放開大步，走上曬金台，見了王福龍王福虎。景福說：「這個花子如此行兇，深為可恨。忙上了高處托住，朝江口一擲。」只聽得咕咚一聲，權爺下了江心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